

第三章

永不言倦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
恩保德神父



Rev.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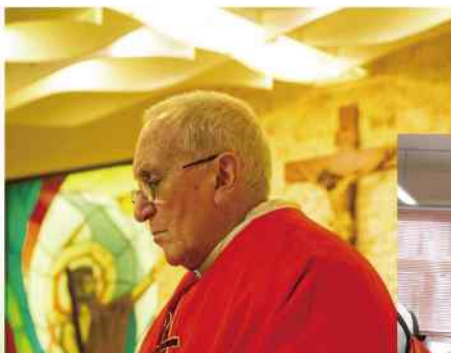
不要忘記你的根，你的根包括
你的文化和你的信仰，你要向中國
交代，中國需要你的貢獻。

第三章 永不言倦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恩保德神父

(Rev.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115
(一) 開山劈石的教區功臣	117
(二) 我最初認識的幾位意大利神父	122
(三) 梵二後的感恩祭	127
(四) 每天渴望黎明的來臨	132
(五) 中國是個殉道者的教會	135
(六) 從麵粉教友到知識份子	139
(七) 鮮為人知的兩位修女	142
(八) 香港回歸後的隱憂	144
(九) 逾越知音網上增值	147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 恩保德神父
Rev.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恩保德神父靜聽聖言的恭讀。



恩神父常常探望堂區長者。



恩神父帶領教友慶祝聖枝主日。



恩保德神父主持婚配聖事。



聖若翰天主堂從1959年起俯瞰著觀塘宜安街半山，氣勢不凡。

（照片：梁仙靈）

(一) 開山劈石的教區功臣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PIME)的意大利神父，可以說是香港教區開山劈石的功臣，過去一百五十年的傳教事業中，他們在中國、在香港都留下不少光輝事跡，可以說，香港教區是他們一手創立的。

外方傳教會會士除了熱愛中國，融入本土文化之外，許多時候更憑著他們一腔傳教的熱忱，深入民間，和本地人同甘共苦，從偏僻的離島鄉村，到密密麻麻的工廠大廈；從半山豪宅區，到貧困的徙置區，差不多都有他們的蹤影，在教友不同層面中，照顧著他們精神和物質的需要，往往神父和教友之間，關係非常密切，就好像家人一樣。

外方傳教會會士，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已經在廣東省沿海鄉村市鎮，如梅縣、惠州、海豐等地活躍傳教，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包括師多敏主教(Bishop Domenico Pozzoni, PIME, 1861-1924)、德若翰神父(Rev. Giovanni Michele Spada, PIME, 1867-1950)、恩理覺主教、白英奇主教，以及一批後來被

中共驅逐出境的神父。

師多敏主教於1885年晉鐸，隨即被派到香港，其後二十年間，先後在寶安藍頭、惠陽和海豐等地傳教。1905年被委任為香港第三位代牧，師主教在中國傳教近四十年，香港英文《公教報》(*Sunday Examiner*)在1924年師主教去世的時候，引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教廷在師多敏未升主教前，向聖教宗庇護十世推薦三位候選人，教宗劈頭就問：哪一位曾經完全投入在中國人當中工作過？結果師多敏入選，這不但看出他在中國傳教的經驗，也顯示教廷對中國教會的情懷。

德若翰神父在1892年晉鐸後，兩個月就到香港，入西貢寶安等地傳教，隨後五十多年來，曾在主教座堂和玫瑰堂服務過，也曾做過署理主教，1950年在香港病逝。他為墾荒時期的香港教區奉獻了58個豐盛的恩年。

恩理覺主教在1907年3月晉鐸，同年10月來港，在寶安、惠陽、海豐等地傳教，恩主教曾經繼承師多敏主教，為香港代牧區第四任代牧，1948年被擢升為教區首任主教。恩主教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傳教足足有四十四年之久，任內在香創辦了無數社會及教育事

業，包括寶血醫院、聖德肋撒醫院、聖保祿醫院，律敦治肺病療養院等；學校包括華仁書院、喇沙書院、瑪利諾書院等。此外還有無數診所、育嬰院、安老院、盲女院、中小學校等。在這時候，也成立了公教真理學會和公教進行社，又創辦了香港仔華南總修院和西貢聖神修院，後來更邀請了耀漢兄弟會的協助，在調景嶺開辦救濟難民的工作。

白英奇主教於1949年被任命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1951年恩主教逝世後，教庭擢升白英奇繼任香港第二任主教，但他在1950年被大陸拘禁，要到1952年獲釋後才可以上任。

中國經過長久的內外戰爭，香港到處都是亟需援助的難民，白主教從出獄到香港不到一天，便立即肩負起艱巨重任，一方面致力救濟貧民工作，建立天主教福利中心，另一方面積極推動教育，照顧到處流浪的學童，在港九新界多處建立無數中小學校，成立各大小堂區，不出數年，天主教學生已經增加了十倍，教友人數也由最初四萬，增加到二十五萬。

白主教為人謙遜和藹，知人善任，深得全港教會內外人士的尊重和愛戴。在他的英明果斷領導下，教區工作欣欣向榮。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依一石教授(Dr.

Evelyn Eaton)，曾經向人憶述，當初她加入聖神修院任教時，白主教一句謙虛的話，令她畢生難忘：

「我英語一句也不懂，廣東話又差，卻做了香港主教，天主要證明，一切都不是我的功勞。」

其實從1923年開始，白主教一直都在海豐傳教，幾經艱苦，才學會當地人的鶴佬話；在香港，潮汕人士尤其深深愛戴這位二十九年來，曾三次入獄，仍然對他們不離不棄，愛民如子的慈父。

1962年，白主教應邀出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回港後立即致力推行大公會議的各項最新法令，包括合一運動、禮儀革新、鼓勵教友傳教及研讀聖言等。此外，白主教更特別強調培訓優良國籍司鐸的重要性，除了擴展教區聖神修院，廣聘優秀人才任教之外，每年更選派修生，到羅馬及臺灣進修，又邀請世界各地修會，派神父修女來香港，協助教區推行各方面的傳教工作。

1967年，白主教親自選拔了徐誠斌神父為輔理主教，並於同年祝聖了他；1968年，白主教自覺功成身退，默默地離開他四十五年來熱愛的中國人和香港教會，繼續以祈禱和犧牲來支持他們。

1983年2月13日，白主教在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

會院中逝世，他一生在上主面前默默耕耘，把整個自己奉獻給中國，給窮人帶來福音和喜樂，是一位偉大神聖的傳教士。

(二) 我最初認識的幾位意大利神父

1950、60以至70年代，很多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PIME)的神父修士，隨著大批難民逃亡到香港，有些被共產黨監禁一段時間後釋放回國，又自願回到香港，投入教區工作。他們的服務範圍很廣，香港許多堂區，從偏僻的新界或離島農村，到工廠區、新區、徙置區、半山區、豪宅區，都由意大利本堂神父或校監管理，他們不但用心學習本土語言，深入了解本地文化，也深入民間，全面照顧各階層市民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又不斷培訓青年領袖及聖召，在各方面和教友生活息息相關。

我最初認識的幾位意大利神父，包括雷志遠神父(Rev. Luciano Aletta, PIME, 1910-2000)、靳宣仁神父(Rev. Angelo Bacchin, PIME, 1906-1963)、達碑立神父(Rev. Enea Tapella, PIME, 1929-1977)，和覺法治神父(Rev. Fernando Galbiati, PIME)。

1949年走難前，家父在汕頭市潮陽區法院工作，走難後，住在黃大仙木屋區，有一家姓朱的熱心教

友，介紹家母去鑽石山聽道理，當年聖家堂的本堂神父是許多教友都認識的雷志遠神父，他曾與白英奇主教及一群意大利神父，在海豐、汕尾、惠州等地傳教近二十年，說得一口漂亮的潮州話。被共產黨逐出後，雷志遠神父心中念念不忘大陸的教友。

我當時年紀小，跟在媽媽背後，第一次遇到外國人，我和媽媽都有點害怕，不知怎樣溝通，但見雷神父戴著墨鏡，咬著煙斗，穿著一套非常整齊稱身的羅馬黑袍，在聖堂門外輕鬆愉快地跟媽媽用潮州話對答，交換鄉下的消息，臨別時，給我們塞了兩包白米和粟米粉，對領洗入教的事，隻字不提，但我們一家不久以後，都參加了要理問答班，這是我以後走上五十多個信德年的開始。至今，雷神父那慈祥和藹的形象，那份愛民如子的心，仍經常在我腦海中重現。

我在鑽石山聖家堂，還認識了侯益神父和靳宣仁神父。靳神父戴一副眼鏡，留一撮山羊鬍子，加上溫良和善的性格，很符合我們孩子心裡面的耶穌形象，尤其是當靳神父給我們講解他在中國傳教的故事，感人熱淚，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經問過靳神父，為甚麼他有幾隻手指彎彎曲曲的，他說是因為在大陸時，堅決不肯離開服務了二十一年的河南聖堂，

後來被禁錮、被毒打、踢傷、唾罵、強食污物，還被砸斷手指，然而他在1954年被逐後，回意大利稍作休息，翌年又再申請回到香港教區工作，直到1963年在嘉諾撒醫院因癌病逝世。

另外有一天，我一大清早去竹園領島的聖庇護十世堂(St. Pius X Church, Chuk Yuen)輔彌撒，由達碑立神父主祭，外面扯了強風訊號，一直暴風雨不停，禮成降福之前，突然一聲霹靂巨響，祭台旁一道窗門，受不住一個風頭的抽擊，嘩啦一聲，玻璃都散在地上。當時看見達神父一個箭步，上前捧起窗旁一尊聖母像，安置在祭衣房內，跟著指點在場的人，快快打開學校的大閘和課室的門，好讓避風的人進來。話未說完，已經有扶老攜幼的災民氣呼呼的跑進來了，達神父又立刻帶了幾個青年，走下山腰的明愛中心，搬來一些餅乾、砂糖、奶粉之類的乾糧，派發給他們充饑。達神父穿插在人群中間，他臉上幸福與平安的笑容，非筆墨可以形容。

1964年正月某個寒冬黃昏，我們住的竹園村內，一家帆布工廠突然失火，又波及附近好幾間製塑膠工場，轉瞬間，火勢從四方八面張牙舞爪漫延過來。當日家裡只有我和弟妹三人，正在熊熊火光中，驚惶失



措之間，忽然出現了一雙魁梧的手臂，達碑立神父一言不發的，把我們兄妹連拖帶跑帶離火海，安置在聖雲先堂內。

達神父常對人說，自己沒有語言或音樂天分，他差不多每次講道的稿，都要到處查問，一字一句寫在練習簿內，注上羅馬拼音，覆述多次才成的，就是這種樸實虛心的學習態度，吸引了無數青年，跟隨他慷慨服務的模範。達神父去世當年，正和一位青年在港島為殘障人士尋找康樂中心的場地，我當時不在香港，聽說達神父在交通意外中受傷，因流血過多，在醫院裡昏迷了幾天，每天都有大群人川流不息的排著隊，願意捐獻自己每一滴血，把達神父救回來。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12:24)。這位聖德非凡的神父，為中國人作出的神聖犧牲，實在只有天主才可以賞報他。

1965年，白英奇主教從羅馬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歸來，委派當時黃大仙聖雲先堂主任覺法治神父，負責革新香港教區禮儀的重任，覺神父不但領導能力強，中文、英文和音樂根底都很好，對文化認識也深，很受宗教各派及社會人士尊重。

在覺神父的鼓勵下，我和一大群青年參加了許多

禮儀會舉辦的研討會和訓練班，同時認識了充滿活力，富語言天賦的恩保德神父(Rev.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他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用簡陋的錄音及音響器材，日以繼夜的在年輕人當中，宣揚及解釋大公會議的禮儀精神，他主張讀經用口語化，在聖事中用中國人的禮服、紅燭和國樂，同時召集了一群對音樂有造詣的神父修士教友，開始創作中文彌撒聖曲。

新穎時尚的東西，包括禮儀改革，永遠都受青年人歡迎，頓時間，彌撒採用中文經書，教友在禮儀中可以跟神父對答，聖堂貼起揮春，祭台兩旁懸著對聯，歌詠團唱起新穎輕鬆的中文聖歌，採用中國樂器伴奏，教會呈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年青氣氛。



(三) 梵二後的感恩祭

話說回頭，從五零年代到現在，在香港仍然健在的PIME神父寥寥可數，恩保德神父不但是罕見的一位，而且從1958年初次來香港到現在，他仍然活躍地爲一代又一代新教友，講解推廣梵二禮儀的真精神。他是我訪問的最理想人選，但熟識他的人都知道，神父一向不愛宣傳，是一個實話實說、實事實幹的人，對做訪問的人，從來不費思量去招呼。

我覺得既然在加拿大，在香港都已經盡了不少努力去聯絡PIME神父，結果也是白費了心血，所以準備暫此擱置，不再勉強去想了。

2013年留港期間，有一個主日，我剛從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參加完彌撒出來，收到好友梁仙靈的WhatsApp，告訴我恩保德神父當天下午會在荃灣葛達二堂開講座，題目就是：「梵二後的感恩祭：生命的高峰，力量的泉源！」。仙靈提議我不妨在講座後，直接找恩神父談談，一石二鳥，我心裡感謝老友的鼓勵，更不敢放棄這難得的機會，立即走去堂區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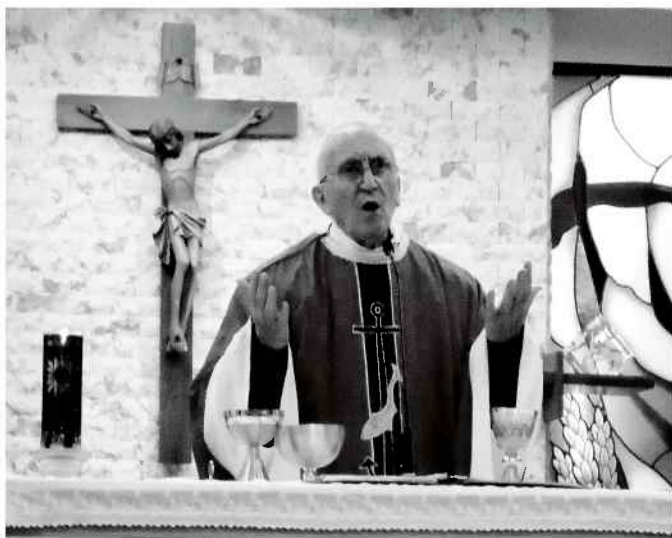
處，詢問荃灣葛達堂的地址，然後乘小巴很快就到達目的地，一路非常順利。

剛進入葛達堂操場，就見到不遠處有好幾位年輕人，攙扶著恩保德神父，慢慢走著，遂急步上前，自我作十秒鐘介紹。闊別多年，當然大家都有些陌生和拘謹，神父八十出頭了，身披棉襖，比起他四、五十年前年輕時，戴著頭盔，穿著涼鞋，駕著綿羊仔摩托車穿街過巷，現在顯然有些沉靜，但眼鏡背後，雙目一樣炯炯有神，思路仍然敏捷。神父一面堅持不會接受訪問，一面擺甫士跟我拍照，這樣一來，我感到他也許已經開始讓步，表示還有一點機會了。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十六份重要文獻中，最先被大會提出討論的是《禮儀憲章》，這也是最受爭議的一份文獻，當時的神職人員和教友，深受傳統額我略聖詠及中古文化影響，對本地化的禮儀改革，抗拒力量大，支持力量小。

六零年代，恩神父順應全球教會開始全面革新的時候，積極地在香港教區推動中文禮儀，成立禮儀委員會，到處釋法，在堂區舉辦講座，又培訓宣讀員及講解員，更提拔在聖樂方面有修養的年輕人，鼓勵中文彌撒歌曲及聖詠的創作，四出奔走示範，不遺餘力。

恩神父憶述四五十年前，他第一次在聖瑪加利大教堂做示範時，用廣東話唱出劉榮耀神父作曲的聖詠117首：「請你們，稱謝上主，因為祂是美善的，又因為，祂的慈愛，永遠常存。」他說，當時「不但教友，連歌詠團都覺得很不習慣，聽不入耳，被批評為『做大戲』的感覺。」



「記得我第一次示範用廣東話唱進台詠時，教友以為我做大戲！」恩保德神父憶述多年前香港提倡禮儀改革的趣事。

到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教會的經文和聖曲，已經

差不多百分百採用中文，上述的例子幾乎令人難以相信，而這次恩神父的講座，雖然是針對慕道班，他僅唱了兩句，全堂教友立即加入，氣氛非常融洽，這證明他五十年來提倡禮儀的功夫，並沒有白費。

恩神父從慕道班的教友和傳道員著手，講解感恩祭的意義，就好像從搖籃裡的嬰兒開始，餵養健康和有營養的食物，收效好而且長遠。

恩神父在香港服務期間，一直以來以專業的熱誠和喜愛，不斷研究教會禮儀，對這方面的認識和經驗，可以說是已經深入骨髓，暢流在血脈裡。這次談論的重點是「梵二後的感恩祭」，他講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用字和讀音都深得其神韻，在香港幾十年的牧民工作，很多有趣的大小故事，他都可以隨手拈來，不但令他的演講生動有趣，更使聽眾口服心服，有如沐浴在春風化雨之中，這就好像魯班師傅手上有柄利斧，手工純熟之餘，又發揮著超人的創作力和智慧。

1973年離開香港之前，與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少年一樣，我很喜歡跟風，凡是新潮的事物，包括教會正在革新的禮儀，雖然不大懂得內裡意思，都去學習模倣，當年我曾經做過恩神父的「粉絲」，參加過許多

講座和培訓。想不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又在他的禮儀講座中重逢，我一方面佩服他作為傳教士的心火，一方面感謝天主賜給香港教會這批傳教士。回想恩神父過去五十多年在香港教區禮儀上的貢獻，實在遠遠超越我們可以想像的限度。

（四）每天渴望黎明的來臨

講座中，恩保德神父首先強調，我們每人都在基督身上接受了一項使命，就是要向萬民傳播福音，這是我們的信仰和禮儀的基礎。

禮儀的宗旨，是幫助信徒聖化，它有四個目的：一是加強基督化生活，二是適應現代社會進展，三是促進基督徒合一，四是鞏固助人入教的途徑。

恩神父指出，我們首先要明白禮儀精神是靈活的，而不是一連串刻板式的規條，有了這種認識，才會有意識地去認知和參與。其次要知道，有些禮儀本質是永恆不變的，而有些部分則可因時制宜，隨著時空來應變。

恩神父三番四次對慕道者強調，感恩祭是一種團體性質的慶祝典禮，而不是私人崇拜。信眾之間要有默契，互相溝通，以及團體共識的和諧秩序，許多教友參與彌撒經常遲到，甫坐下就低頭撥手機，不但不回答經文，又不開口參與唱歌，領完聖體就一個箭步離開聖堂，盡失感恩意義，又怎會知道彌撒是生命的

高峰，力量的泉源？

恩神父指出，感恩祭有七個公認的標記：會眾、歌唱、懺悔、聖言、司鐸感恩經、餅與酒聖祭宴、領聖體聖血。這些教會的傳統，不但強調基督的臨在，也使基督的救贖工程在團體崇拜中得以延續。

「我八十歲了，每天都渴望見到黎明的來臨，因你在場，我感到黎明在望！」恩神父巧妙地用自己最近出版的禮儀文集的書名《憶念梵二——黎明在望》來作總結。^{註二}

講座完畢，有許多年輕人圍繞著恩神父發問，我看準了時機，在神父離開之前，獨自走過去見他，再一次說明我遠道從加拿大回來的目的，就是想搜集一些傳教士的故事，恩神父匆匆給我寫下聯絡電話，約好改天再談，但他邊走邊喃喃地說：

「我從來不喜歡跟人聊甚麼甚麼傳教士的故事，或講述個人的聖召，反而我最關心的，是目前中國教會的情況，有空我們可以談談。」

恩神父雖然附加了些條件，我還是很期待跟他會面，他是意大利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PIME)的會士，就像無數東來的傳教士一樣，恩神父是一心一意希望獻身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他在1958年晉鐸後就到了香

港，曾經在許多堂區工作過，五十多年來經他照顧過的教友，現在除了香港，幾乎遍佈了世界每一角落。恩神父的福傳經驗，誰可以爭風媲美？



(五) 中國是個殉道者的教會

第二天，我一大清早就搖電話去找恩保德神父，他很爽朗地約我當天中午前在觀塘天主教聖若翰堂(St. John the Baptist Parish, Kwun Tong)見面。我心裡又興奮又焦急，還來不及找地圖就跑上街去了。可幸的是，以前香港人都用茶樓、戲院做地標，現在只要你說得出天主教學校的名字，都保證有人知道，甚至可以帶你去。聖若翰堂和小學在九龍觀塘宜安街的街角，雖然四方八面都擠迫著密密麻麻的大廈，但從山下望去，一座泥紅色建築物，像條長龍盤踞在山腰上，正中掛著一個大十字架，很有氣勢。

2003年9月到現在，恩保德神父出任聖若翰堂助理司鐸。說實話在客廳坐下時，我真的有點說不出的興奮，竟然可以和恩神父面對面做訪問，神父見我還喘著氣，著員工端來了一杯熱氣騰騰的柚子茶，就開始與我談中國教會的福傳問題。

「中國教會是一個殉道者教會，因為她在艱難中、痛苦中成長。最近幾十年，亞洲很多國家如越

南、日本、印尼，也和中國教會一樣，經歷許多困難，受過許多迫害，很多教友、神父和主教被監禁，被懲罰，都因為信仰，所以我稱中國教會為殉道者教會。

「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儘管神父缺乏，聖堂封閉，很多年來不但沒有禮儀，甚至連一本聖經也找不到，信德卻越來越堅強，教會卻越來越活躍，這是甚麼原因呢？他們靠甚麼來保存信德呢？

「我覺得在這些環境中，家庭的力量非常重要，可以說除了信德以外，包括一切傳統文化價值觀念，都在一個個家庭中，在長輩大無畏的堅持下，一代一代傳下去。表面來看，他們力量非常簡單微弱，就如由公公婆婆帶領著唸玫瑰經，一本殘破的經書，幾端簡單的禱文，如果用現在一般教友的知識標準來衡量，這些婆婆公公的水平很低，根本就不合格，但以信德來比較，他們就高深得多了。可惜，目前這批坐牢受苦的教友，已經不復存在，而新一代又青黃不接，好像從地鐵走上月台時，感覺中間出現一道空隙。

「香港早期教會的發展，九成以上的教友都是從中國來的難民，當時不但天主教，各個教會都因著難民的需要，做救濟工作，辦醫院，開學校，贈

醫施藥，派飯送粥等。當時很多聖堂除了派米，有時會派麵粉，因為外省人拿回家可以做麵條、蒸饅頭、做餃子，這時代的教友，被現在的人統稱為『麵粉教友』。

「這個名稱通常含有一種貶義，有人批評他們，說他們信教只有一個私人動機，就是為了貪圖一己利益，但我絕對不同意這種論調。相反地，我覺得教會當時做得非常恰當，社會有需要，教會予以回應，這是很自然的福傳精神。當人沒有衣服穿的時候，你送部電腦給他有甚麼用？當人沒有飯吃的時候，你送一本聖經給他，又怎可以填肚子？

「所以，人沒有穿的，給他衣服穿；人沒有吃的，給他飯吃；人生病了，替他醫治；要讀書，給他們辦學校，這都是教會為了回應當時社會的需求而默默耕耘，我覺得教會辦得對，教會辦得好。」

根據香港天主教教區網頁201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香港天主教教會的主要任務，不僅僅在於宣揚信德，還向家庭及社會提供多元化的實質服務。除了託兒所、幼稚園、大中小學、專上學院、成人教育中心、特殊學校之外，還有數以百計的醫院、診所、護養院、安老院、青少年中心、康復中心宿舍、賓館和

營地服務等等。而最特別的一點是，受惠者當中，非教徒佔大多數，可以推想香港開埠以來，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有意無意間與教會有所接觸。^{註二}

(六) 從麵粉教友到知識份子

恩保德神父在香港生活超越半個世紀，不但有豐富的親身體驗，耳聞目睹的更不少，他就曾經做過二十三年「工廠神父」。談到香港天主教教區為貧民所做的一切服務，恩神父眉飛色舞地說：

「有一年在政府大球場舉行耶穌君王瞻禮，胡振中樞機派羅國輝神父講道，他直話直說，請場中屬於麵粉教友的舉手，結果令人非常驚訝，因為舉手的教友，包括羅神父自己和祭台上好幾位神父在內，非常之多。

「這一項小小測試，就證明了香港教會在家庭和社會方面，以服務來傳教做得非常出色，有時身體力行，比起單靠講道來傳福音，反而更加收效。

「另一樣香港教會也做得很成功的，是在教育方面。自從1950年代開始，教區一直為了照顧貧民子弟，在港九新界成立了許多天主教學校，而且辦學成績都比其他同類學校優秀得多，這是香港人有目共睹的，許多時甚至未建聖堂，先建學校，利用學校禮堂

做彌撒中心，在主日擺放祭台和摺椅，稍後才在附近成立堂區。

「還有一點更重要的，要知道，這些在天主教學校唸書，身穿整齊校服，有禮貌又斯文的學生，原本都來自貧窮的家庭，都是工廠工人或街邊小販的子弟，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或游水過來，很多還穿著牛頭短褲，赤著肩，露著膊，腳踏拖鞋，為兩餐日捱夜捱。

「說不定，他們以前在中國都是名門望族，有財富，有知識，家裡有兩三個傭人，他們心中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子女學業有成，扭轉家人的命運，不要再去工廠做勞工，或在街邊做小販。天主教學校，一向是貧窮家庭的救星。

「繼麵粉教友而來的新一代教友，就是從天主教學校畢業出來的知識份子，他們不但改善了家人的生活，歷年來，在香港社會和政界各方面，他們都發揮了很大作用。今天無論你走到哪裡，在各行各業中，包括律師、醫護人員、警察、商人、工程師、公務員等，甚至在基督教或佛教的機構中，凡是需要知識水平較高的工作，都有天主教徒在內，這就是香港天主教學校數十年來不斷耕耘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在

勞工階層的天主教徒就不斷減少，這也就是今日香港教會的現象。」

(七) 鮮為人知的兩位修女

恩保德神父在1958年初次來香港，是個實力派「跑通街」的傳教士，港九新界，無遠弗屆，對香港教區發展的歷史故事更是津津樂道。

「除了社會家庭服務和教育工作，香港教會在醫療衛生方面，做得也非常出色。許多人都知道，從前灣仔有間律敦治肺病療養院，但很少人知道，院內有兩位馬不停蹄地工作的天主教修女，她們是聖高隆龐修會(Order of Saint Columban)的醫生修女：紀寶儀修女(Sister Mary Gabriel O' Mahoney, 1921-2006)和亞規納修女(Sister Mary Aquinas, 1919-1985)。

「早期香港人口迅速地增長，由不足一百萬到三、四百萬、五百萬迅速地發展下去，以人口密度來說，香港最令人恐慌的傳染病是肺癆病，因為每個家庭裡，人口都很擠迫，最少有四至五個成員。在工廠裡，幾十或幾百個工人擠在一個狹窄而缺乏衛生環境的空間，每天埋頭苦幹十五、六個小時，從不歇息，每年僅有兩、三天假期，因此肺癆病菌蔓延得很快，

香港是國際頂級著名的肺癆傳染港。」

灣仔律敦治醫院，本來是一間專為海員服務的醫院，1843年成立，苦心經營了四十年，終因財政虧損而轉售給英國皇家海軍，改名為皇家海軍醫院，直至1949年轉讓給香港印度帕西商人律敦治先生 (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JP., 1880—1960)，他是聖若瑟英文書院畢業的一位虔誠天主教徒，為了紀念死於肺結核的女兒，成立了「香港防癆會」，並在香港教區恩理覺主教的支持下，將當時的海軍醫院改建成律敦治肺病療養院，交由聖高隆龐會修女擔任醫護工作。

恩保德神父喝一口茶又連忙補充說：

「四十五年來，紀寶儀修女和亞規納修女帶領著一群修女和醫務人員，日以繼夜地在律敦治療養院內埋頭苦幹，為控制肺癆病做研究及培訓，並著書立說，她們不但在香港享負盛名，連國際醫學界亦承認她們為高居首位的權威人士。兩位修女一生為香港最受歧視的貧苦病人服務，竭盡心力，死而後已。

「我記得有一次紀修女跟我開玩笑說：『神父，現在香港肺癆病已經絕跡，療養院要關閉，連累我們自己都失業了！』」

(八) 香港回歸後的隱憂

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香港傳教方式也不斷在轉型，從五零年代大陸難民的「麵粉教友」，到1970年代年輕的「番書仔教友」(就讀於天主教英文書院者)，到80年代移民剩下來的「白頭教友」，然後到1997年回歸後，從中國南部來的「新移民教友」，傳教工作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像大自然的循環一樣。

對香港這五十年來的種種變化，恩保德神父都曾親歷其境，有甚麼感想？

恩神父沉思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氣，嘆息地說：

「香港現在有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問題非常複雜。試想想，五、六十年代當大陸難民逃亡到香港的時候，除了教會，一般人都會千方百計想盡辦法去幫助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時環境比現在艱難得多，卻沒有人發出半句怨言，或者對政府不滿。當年港英政府看見中國人齊心協力，打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更加暗自高興，順水推舟。當時的政策是，只要能夠踏進香港的，就是香港居民。香港政府

對這批不請自來的廉價勞工，拱手歡迎，結果百姓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經濟發展越來越迅速，香港人一天比一天富裕。

「目前，香港從世界各地來的僑民很多，包括英國、美國、日本、印度、菲律賓、非洲等國家，他們在香港居留，相安無事。我是意大利人，所以我是個意僑，我可以像其他僑民一樣，享受各種僑民的合法權利，但是很奇怪，香港人一提到中國來的『新移民』，卻就顯得冷酷無情，覺得越少知道他們的問題，越少插手就越好。

「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新移民』在面臨香港社會的冷漠待遇之下，加上語言障礙及文化衝擊，面對住宿、經濟、醫療衛生、找工作、家庭婚姻等種種問題，他們承受的困苦，比起五零年代的難民有過之而無不及。教會面對這一特殊現象，面對香港市民和新移民，面對教友和外教人，怎樣以一個善牧的身份，作出不偏不倚的回應和措施？這就是香港教會現正面臨的挑戰。像過去一樣，堂區都歡迎慕道者或上門求助的人，每年全港有三千多人領洗入教，許多聖堂替孩子補習，替成人找工作，尋找蝸居，申請配偶來港等。最近有些總鐸區合辦基層飯局，透過不同形式派

送免費膳食，為獨居人士送暖，與基層人士接觸；義工透過各種不同的活動，彼此認識，拉近不同階層人士的關係。」

（九）逾越知音網上增值

恩保德神父初次從意大利來香港是1958年剛剛晉鐸之後，到了現在轉眼已經五十七年，他自稱是「香港意僑」，但是只要你跟他交談片刻，你就察覺恩神父在思言行爲，衣食住行各方面比許多人更香港化、更有中國心。聽他有條不紊地把香港五十年來的傳教歷史說了一大遍，痛快淋漓，我啜飲著還帶著暖氣的柚子茶，心裡著實感到幸福。

然後恩神父又接著補充下去：

「說了一大堆關於香港的社會問題，好像有些離開訪問的主題，其實不然，教會的使命，就是要向普世萬民傳福音，這就表示教會不能離開現實社會，去單講靈修或禮儀。傳教士要宣傳的是基督，不是自我，所以我從來不接受訪問，香港、中國仍然有許許多多的人，從未認識耶穌，我哪裡有時間跟別人談自己的事？

「另一方面，香港每年有三千多人領洗，十年後有三萬人，他們雖然都已經在慕道班學習過一些基本

教理知識，但是如果傳教士領洗後不去跟進，仍然會是教會一個很大的損失，所以我希望越來越多教友，在教會文獻上不斷進修，在禮儀知識上不斷檢討，以各種福傳方式自我增值。」

到此，爲了圓滿結束這次難得的訪問，恩神父拿出一疊小冊子，讓我了解「逾越知音網上福傳學校」的工作(Online School of Evangelization: <http://evschool.net>)。

恩神父謙虛地承認他以前不大懂得電腦的操作，所以曾經對互聯網產生恐懼感。有一天他嘗試發出一個電子郵件短訊給海外的青年朋友，短短幾分鐘內便收到了一大批回郵，他才猛然覺悟，世界原來就在彈指之間。恩神父不但從此努力學習運用電腦，2005年更開辦了網上福傳學校，務求以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指導華人天主教徒傳揚福音。課程分爲網上慕道班及網上福傳課程兩種。

恩神父說：「逾越知音網上福傳學校提醒信徒福傳的責任，帶出福傳是喜樂的信息，它有兩個目標：第一，訓練教友做福傳工作；第二，歡迎非天主教徒加入慕道班，引導他們認識天主。」

網上慕道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既經濟又實

際，是個非常有效的福傳方法，互聯網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但神父怎樣面對面去篩選想領洗的慕道者和給他們倒水洗禮？我好奇的問恩保德神父。

「當然，慕道者學習到了某個階段，仍然要去見本地神父的，但一切基本培育工作，都在互聯網上進行，目前來說互聯網比任何其他工具都好。現在最重要的，卻反而是要找本地神父的合作，把網上福傳學校推廣出去，使那些沒有空去參加慕道班，或者暫時只想在家裡自修，而不想去某個聖堂的，可以先走第一步，到了適當時機，我們便安排他們去見本地神父。」

說罷，一聲珍重，恩神父拿起背包便趕緊離去，外面還有教友等著他呢！我覺得這次訪問得益不少，但又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跟神父說。其實，區區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又怎能概括恩神父在香港一生的經歷？

踏出聖若翰堂的山坡，在車水馬龍的觀塘街道上走著，我彷彿見到恩保德神父穿插在人群中的背影，也想起他常常對年輕教友說的話：

「不要忘記你的根，你的根包括你的文化和你的信仰，你要向中國交代，中國需要你的貢獻。」^{註三}

註釋

註一：《憶念梵二——黎明在望》香港教區「示」編輯委員會。2012年4月出版。

註二：資料來自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提供之教區網頁《天主教香港教區簡介》。2015年4月下載。

註三：〔華僑福傳之聲〕於2007年恩保德神父到訪多倫多時，在「生命恩泉」訪問錄影時的結語。2010年2月8日上載YouTube。

